

奥地广记

驼子村里找不到“北”

王锦远

传说是秦始皇东巡养马之地的牟平养马岛，方圆十几平方公里，四面环海，恰似一艘巨轮静静泊在碧波之上。一岛八村，自东向西依次排布：孙家疃、马埠崖、驼子、洪口、张家庄、中原、黄家庄、杨家庄。八个村落沿着海岸绵延铺开，石屋错落，炊烟相望，岛上人家世代耕海牧渔，守着这片海上故土。

养马岛并非中规中矩的东西走向，整座海岛斜斜地由西南伸向东北。自古以来，岛上人家盖房子，大都恪守胶东老辈传下的营造讲究。在胶东民间，建房素来忌讳子午向，也就是严格的正南正北。老辈人讲，子午向多用于庙宇、殿堂、学堂与军营，寻常百姓居家不宜取用，故而本地民居多取东南朝向。在陆地上，这个偏角很小，外人不仔细看很难发现，误以为房屋是正南正北。

可这一特点，在养马岛上格外醒目。海岛本身斜卧，大多民房皆顺着海岸山势修建，家家户户檐口齐刷刷地朝向东南，一眼就能看出端倪。漫步孙家疃、马埠崖、杨家庄等村落，成片瓦房尽数迎向东南。日出之际，第一缕阳光先落上檐角，再洒进庭院。先民依岛势建房，户户同向，这套营造规矩，在海岛人眼中，本就是理所当然，天经地义。

可是当游人走进驼子村时，眼前景象便全然不同，不少人竟一时找不着北。同在一座岛上，各村相距不过数里，别处老屋一律朝向东南，唯驼子村，房檐齐齐向着西南。就连相邻的洪口村沟东，杨、王两姓几户人家，建房也跟着驼子村的规制，同样朝向西南。在满岛皆东南向的民居之中，这片与众不同的屋宇，为何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？

说来话长。清嘉庆年间，林姓始祖渡海登岛。彼时岛上已有先民落籍，但这支族人四处踏勘山水，寻觅安家立业的栖身之地。行至如今驼子村的坡地，抬眼南望，一方巨石静卧坡间，双峰隆起，形态酷似一头伏地休憩的骆驼。

骆驼自古被誉为“沙漠之舟”，坚韧耐劳、远行不息，在古人眼中是承载顺遂、寓意安康的祥瑞灵兽。先祖见此奇石，心生欢喜，认定此处是风水佳地、宜居沃土，当即决意在此落地生根、立村定居。

古时胶东村落，大多以迁户姓氏命名，李家庄、王家疃这类村名随处可见。这支先民却没有沿用旧俗，没有以自家林姓定为村名，反倒依据这块双峰驼石，将村子取名驼子。不叫骆驼，独称驼子，叫法既朴素又亲切。仿佛这石驼不是一块冰冷的顽石，而是村里一位老者，日夜守望，与全村人朝夕相伴。

村落地址既定，接下来便是

建房定向，这是安家立户的头等大事。岛上其余村落，屋舍一律朝向东南，驼子村的前祖却没有随俗。他们反复察看山势走向、日光起落，最终选定西南作为房屋朝向。这一取舍，藏着两层深意：一是察地理、观日光，二是借瑞石、寄心愿。

先祖早把整座岛的走势摸得透亮：养马岛本就斜斜从西南卧向东北。若随别村朝东南，屋里迎的是晨光，日头一过正午便渐渐阴凉；选西南向，则能兜住午后至傍晚的日头，阳光在屋里留得更久。海岛风硬潮冷，冬日里能多兜住半日暖阳，是最珍贵的事。至于夏日午后虽有西晒，但海岛四面来风，穿堂风一过便带走暑气。这朝西南的屋子，冬日驱寒最得力，最合海岛人长长久久过日子的盘算。

第二层心思，全在那尊驼石上。这块双峰巨石，头颅本就朝着西南。既然村子以驼为名，屋舍自然要跟驼首同向。在先祖的念想里，房檐对着西南，就是全村人跟着石驼同向迈步，顺顺当当纳吉祥、盼兴旺；要是反过来朝东南，人就像侧身歪坐在驼背上，姿势别扭，行路也不顺畅。老辈把心愿都寄在这朝向里：愿后世子孙跟着石驼端正前行，一世平安，家道殷实。

先民这份看似带着浪漫色彩的考量，并非凭空想象。后世建筑学者登岛实地踏勘，用现代地理学的眼光印证了老祖宗的营造智慧：受养马岛独特地势影响，西南向的房屋在冬日里截留的日照热量，确乎胜过东南向。林家先民虽不懂“趋光性”这类专业术语，却在一代代耕海劳作中，摸透了日光和人居的门道，将自然的道理，藏进建房定向这件安家大事里。

沧海桑田，岁月流转。当年那尊惟妙惟肖的双峰驼石，长年受海风侵蚀、浪涛冲刷，如今早已不见踪影，湮没于山海之间，可先祖定下的房屋朝向，却代代相传，不曾改变。驼子村的后人，依旧守着这片朝西南的老屋，守住老祖宗传下的这份特色遗产。

不少登岛游人奔赴养马岛，多是奔着碧海银滩、奇礁怪石而来，看潮涨潮落，观海鸥盘旋，很少有人留心屋顶的朝向。大家未必知晓，这座海岛上藏着一桩别致往事：一岛八村，七个村落房檐朝向东南，唯独驼子村，老屋一律向着西南。

这并非先民刻意标新立异，而是他们俯身读懂山海，丈量日光长短，把地理实情、民俗念想，连同对后人的美好期许，一并砌进石墙、架上屋梁。胶东人造房，从来不只是垒石铺瓦那么简单，每一处房舍朝向，都沉淀着一方水土的生存智慧。

民俗采风

送猪头谢媒人

刘卿

前几天和大姐聊天，她喜滋滋地说，她介绍的一对恋人元旦要结婚了，她把个“猪头”挣到手了。我笑着问：“现在谢媒人还送猪头？”她也乐得咯咯笑：“咱这边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嘛。”在我们莱阳北乡，谢媒人时，是少不了一个猪头的。

农村娶媳妇大多喜欢入了冬特别是腊月，看个双头日子，欢天喜地办喜事。靠近年根了，该忙的活也忙个差不多了，而且手头上攥着一把把秋收后卖粮食卖苹果卖梨的钞票，亲戚朋友也都有空又有钱，借着娶媳妇嫁闺女的喜事，凑一块喝顿酒乐和乐和，真是美不可言。而且，趁着娶媳妇多置办点年货，办完喜事，余下的就留着过年。年底的新媳妇，经过一冬的捂白，那可是娇艳欲滴的样子，转眼过年时，领着拜个年走走亲戚，还是俏样子，任谁看了也要夸上一夸。不然，春天娶的新媳妇，经过一年的风吹日晒，或已经怀孕了，挺着大肚子或者干脆抱着个娃，再过年出门走亲戚，形象可就打了折扣。

当然新媳妇进门，最不能忘记的人就是媒人了。谢媒人要趁早，趁着新媳妇三日到娘家回门，老公公就要赶紧去媒人家答谢了，我们那叫“谢候媒人”。谢候媒人的讲究可多了，但猪头是必不可少的。

猪头一定要大大的，一般提前预订好，告诉杀猪的，猪头从脖梗上切割下来，二十多斤也不在话下，猪头越大诚意越足。当年我嫂子是我的一个堂姐介绍的，我爸就给堂姐订了一个大猪头。然后还要用娶媳妇的木头喜盒装上六个大花饽饽，另一个喜盒里装上喜糖、酵母（寓意发达）、一把长粉条（寓意长长

往事如昨

跑片的日子

李成殿

跑片，这个在今天听起来略显陌生的词汇，却承载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我们部队住在离南京30多公里的新塘，团部小车班有六辆北京212吉普车，跑片任务就由我们小车班承担。那年头，能看上一次电影，是很奢侈的事，我们全班十个人，说句心里话，谁不想看电影？但是，总得有人承担跑片任务。我从战士到副班长、班长，无论在什么岗位，都主动请缨，把看电影的机会让给别人。

胶片紧张，时间紧迫，每一次的“跑片”都是一场无声的接力赛，考验着我们的默契与效率。车开到我们的上家友邻部队，停车后立即跑到他们的电影组，等着这盘胶片放映结束，立即利用他们的倒带机，将胶片倒好，拿起就跑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我的车灯划破夜空，照亮的不仅是前方的道路，更是战友们期待的目光和心中的热情。

那些年，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有《小花》《洪湖赤卫队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卖花姑娘》等，每一部都是情感的共鸣，精神的洗礼。虽然我不能每次都和战友们一同坐在银幕前，但通过他们回营后的生动讲述，我仿佛也经历了每一场悲欢离合，感受到了每一个角色的喜怒哀

久久）、几包点心，还有一双新布鞋（说媒跑腿磨鞋了），喜盒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前面车把上挂着个大猪头，便去谢媒人了。堂姐一看我爸的自行车满载礼品，一个劲埋怨他太铺张了，说给自家弟弟说个媳妇，咋能让大爹破费这么多？爸爸喜滋滋地说，你给说了这么一个好媳妇，吃个猪头是应该的，再说谢候媒人送猪头，也不是咱一家的规矩，这是多年以前就留下的，你不收难不成是看不上？这话说得堂姐不收反而不好意思了，把爸爸留下好好吃了一顿，临走时还送爸爸几瓶好酒。

哥哥结婚是在1983年的腊月，记得俺村一口气娶进来二十二个媳妇。那年年底，时不时看到自行车上挂着猪头去谢媒人的喜公公。只要看到有人穿戴一新提着猪头、带着礼盒，那必定是家里娶了新媳妇去谢媒人的。有的人会说媒，一到年根，很可能一下子收到好几个大猪头，那真是根本吃不完啊。当然，真有日子不太宽裕的，送的猪头小一点了，媒人也不介意，成就一门好姻缘才是最开心的。我嫂子嫁过来后，又把我姐夫的妹妹介绍给了她嫂子的外甥，知根知底的，成就了一门好姻缘，我们还一起跟着吃了个大猪头。

当然，不在年底嫁娶的也有，那媒人就可以用一个大大猪头犒劳犒劳平日里清汤寡水的肚皮了。

随着日子好转，谢媒人的档次也提升了，有送成套衣服的，送钱的，猪头反而不稀罕了。只是谢媒人时还会习惯性说，去送猪头啦，或者媒人热心介绍成功了一对新人，也会自我满足地说——可挣到个猪头吃了！

乐。这份特殊的“观影体验”，让我们的友情更加深厚。

春节跑片，在路上想的最多的是父母和家人，他们过年过得好吗，年货准备得是否丰富，弟弟妹妹们是否穿上了新衣服……每想到此，心里都酸溜溜的，泪水禁不住在眼眶打转。但是转念一想，我是在执行任务，好好开车，不能影响任务的完成。

有一次，我拿着胶片驾车往部队赶，车行到半路上的一个小村庄时，一群人站在路上招手。我将车停下，一问才知是一个产妇突然临产，说羊水都破了。人命关天，我来不及请示领导，让他们马上把产妇抬上车，拿床被子垫在产妇身下，立即调头往近十公里远的部队医院赶去。待返回部队礼堂时，比正常时间晚了半个小时。当我拿着片子跑步送到放映员手中时，全场一片掌声。我知道大家是等得久了，他们并不知道我刚才所做的一切，只看到我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才将掌声送给我的……

岁月悠悠，在部队跑片的时光已成往事，但在我我心中留下的，却是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每次重温那段经历，都提醒我要永远保持那份对生活的热爱，把方便让给别人，把困难留给自己，坚守那份责任与担当。